

客家屋

長篇連載 · 寒夜

南湖庄ke隘勇寮，直接受大湖隘勇統制所ke指揮。目前駐紮ke「留隘」二十人，「游隘」四十人；liá幾日情勢mò mak-ke對，臨時又tui大湖該片調來游隘二十五人。總共有八十五人ke兵力。

來南湖ke第五日，劉阿漢lâu另外一儕隘勇徐水火，奉命去統制所連絡事務；臨邊邊仔，正踏入「門門棍」ke山排，隘勇寮ke集合鐘堵好響：「緊急情況。」

「Èn上哨站看看，偷一下懶。」徐水火講。

「全隊集合，樣做得m去？」

「噯，M-he就án-nè——Oi èn賣命，等m及啦？」

兩人拉拉扯扯khiè上「門門棍」頂。

Liá片ke面積有四坪大細；細細ke茅寮，做得容納四五儕人。日時頭，兩人放哨，暗哨頭加兩人上去；liá-he癩皮旺lâu酒鬼尤春木兩人值勤。

「樣仔？」阿漢問。

「奈有樣仔？反正ki-tèu會出草咧。」

「奈時？」

「算得準，仗就m使打啦。」

出草，he一種奇襲，ki-tèu專門ti危險得人驚ke情形下手；先pùn對方增加心理壓力到最高點，然後出人意外忽然間動手；然後恬恬撤離，kò mò留痕跡。假使he明銃對陣，ki-tèu絕對mò辦法抵抗。

「Ngài看有兜奇怪——你兜kiak來看！」酒鬼尤春木講起話來總he醉意十足。

「怪呀！Liá回ki-tèu……」徐水火he老隘勇，做得pùn他大驚小怪，定著m簡單。

「奈有mak-ke奇怪？」阿

漢看咧異久，佬著ki-tèu故弄玄虛。

「哼！看河唇ke一排排ke東西！」

「喔，二十幾下儕人——奈有mak-ke東西。」

「看m出來ki-tèu ti做麼嘍？」

「啊。Ti磨刀哩！磨戰刀！好傢伙！」

阿漢lâu塗水火都嚇著；兩人對看，作聲m得。癩皮旺lâu酒鬼yi像早就知；m懷好意ke看等阿漢緊笑。

Liá句話he「刺三刀」ke口頭禪。情況緊迫時，liá儕人絕對m講攻防ke事；heoi大家相信他，m使多瞭解敵情。單淨照歐計畫去做就做得。

事實上，tui他接掌南湖段隘勇寮兩年以來，經過三次陣仗，單淨損失五儕居民，四員隘勇，比起來，he盡「平安」ke歲月咧。

「刺三刀」he又矮又粗ke中年漢子。四方面，尖鼻子，小嘴巴；頭那毛tén-tèn，



隘勇ke日子

李喬 / 著 · 瑞儀 / 譯

阿漢發覺塗水火面色卻也掠過一絲異彩；ke he著驚並mò奈ke神色。續等，he黯然lâu漠然垂掛下來。老隘勇，平常總he án-ngióng黯然lâu冷漠。

「Ngài做咧六年ke隘勇。M識看過liá種排場。」癩皮旺講。

「走。Kiak-kiak報告『刺三刀』去！」

「刺三刀」，he南湖隘勇段ke統領——南湖隘「哨官」。

阿漢lâu徐水火kiak-kiak下崎，走到集會所時，人員既經散了；mò想到全體集合，會án kiak就匆匆解散。

「刺三刀」堵好對liá片行過來，mò等ki-tèu招呼馬上就下達命令：

「聽等：tui liá-ha開始，m准行出南湖庄五十步；多食飯，儘量睡，戒酒！」

「Ki-tèu，ki-tèu，ti河邊磨刀！」

「嘿，早知道咧。Mò事。多食飯，儘量睡。戒酒！」

加上滿面鬚髮。奇怪ke he，圓圓ke牛眼頂項，竟然mò生半根目眉毛；一張又怪又得人驚ke大面。

「刺三刀」he一ke當特別ke人。關於他ke傳說當多。聽講he直接tui長山來ke，ko還he劉銘傳ke部下——ke逃兵。又傳說he北部「葛瑪蘭」（宜蘭）ke獨行盜，哨娘子pùn先住民殺害，正會投身做隘勇哨官。

還kha荒唐ke一種講法he：他其實he一ke先住民。或者he有先住民血統ke雜種……。

「刺三刀」有兩種麼人都比m得ke本事：一he有兜泰雅族話他聽得識。二he他一身ke拳術非常高明，liá-he弟兄領教過ke。

Liá-ha「刺三刀」下達ke命令，做得講he盡嚴厲ke，可見情況定著十分危急。

劉阿漢想想，決定去尋黃阿陵講講話。

(待續)

李南衡

《綠色短評》

白賊九硬beh kā台灣變作白賊國！

馬英九竹仔舊年總統大選進前講若hō伊當選總統tiòh會「馬上好」，當選了後馬上bái，緊koh講另外一個白賊：「m是馬上好，是馬上漸漸仔好。」結果台灣m是馬上漸漸bái，是馬上大bái。選舉進前koh講伊若當選總統，會tàng hō台灣達到「六三三」—經濟成長率六%以上，平均國民所得美金三萬鎊以上，失業率三%以下。伊就任一年外，六%以上是失業率m是經濟成長率；經濟成長率m但連一%都無，主計處講今年經濟成長率是負四點〇四%；平均國民所得美金兩萬鎊都無可能。所以人才會kā馬英九叫作「白賊九」。

有chit號白賊總統，文武百官當然tiòh會相爭講白賊。一張外交部e電報tiòh需要倭濟人講白賊？八月十一，台灣中部南部及東部已經有幾千幾萬災民，已經有四百外人失蹤，四界山崩層淹橋斷人埋。真濟及咱無邦交e國家及非政府組織，一直要求beh拼來台灣救援，外交部趕緊用「特急」電報，叫國外各館處緊kàng「婉謝」拒絕。照前總統府副秘書長陳其邁e講法，正常外交部公文程序，重要公文電報beh發出去進前，一定tiòh hō總統

府秘書長、處理外交事務e副秘書長、及國安會秘書長各一份。經過三長參詳了後作建議，才呈送總統作決行。新聞媒體一下piak孔，煞變作總統府講m知，國安局mā講m知。外交部長出國由次長夏立言代行，伊kā雷公借膽？關係tiòh人命及救災、會使講是天大地大e代誌，擺無hō頂可知影，敢按呢大主大意決行？無代無誌tiòh來講白賊作「余文」。國安局恬恬無喘氣五工後，才講i n有接tiòh外交部e電話請示，in有叫外交部去問國土安全室，國土安全室的張志宇講有問消防署講m免外國救援，消防署講完全m知影有chit項代誌。

有人責備行政院長劉兆玄作大災難e八月十一，猶有心情去染頭髮。八月十八中英文記者會，馬總統講劉院長有kā伊承認hit工是去剪頭，m是去染頭髮。結果第二工，電視新聞提出八月十一及十二所翕tiòh劉兆玄院長e頭髮來對照，原本十一頭殼

頂e白白e頭毛腳，十二已經染kah烏sim-sim。行政院劉院長那會敢向馬總統講白賊？因為馬總統是「白賊九」！

馬英九竹仔伊e「治國週記」講：「災區e民眾真善良，雖然有真大的哀痛，有強烈e抱怨，但是卻無指責，顛倒是對政府有真懸e期待。」有看電視e人攏有看tiòh聽tiòh災民對馬總統講：陳進興一遍thái死一個人，恁一遍hō四百外人埋仔土底，恁比陳進興koh kah可怕！講chit種話敢m是指責？

白賊九硬beh kā台灣變作白賊國，可惡！



陳文成教授紀念基金會

各位同鄉：

陳文成教授紀念基金會自一九八一年成立以來，在熱愛台灣，關心陳文成事件的同鄉支持下，一直不餘遺力的為台灣的民主，人權在打拼。二十外年來，本基金會每年在美國和台灣頒發五至七名的獎學金，一方面肯定得獎學生們的努力和成就，一方面也鼓舞了更多的台灣學子來關心台灣。二十外年來，本基金會曾發行《台灣文化》雜誌，舉辦週年紀念會，贊助台灣人作家寫作，邀請台灣作家，文化工作者訪美，舉辦絲念音樂會，舉辦台灣藝術花展，協辦二二八劇展《未完成的夢》及各式各樣的文化及政治活動。並長期支持《台灣公報》(Taiwan Communicate, http://taiwandc.org), 《台灣學生》(台灣學生社 Taiwanese Collegian, http://tc.formosa.org) 和ITASA (http://itasa.org)。

近年起我們除了固定的獎學金外，更在陳文成生前執教的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設立一個紀念陳文成的獎學金。自2001年起島內的美台文化交流基金會也在我們美國的同鄉鼓勵下獲得正名為陳文成教授紀念基金會。

本基金會地址：Dr. Pin-Shuo Liu CWCMP, P. O. Box 136, Kingston, N.J. 08528

網路論壇 台灣華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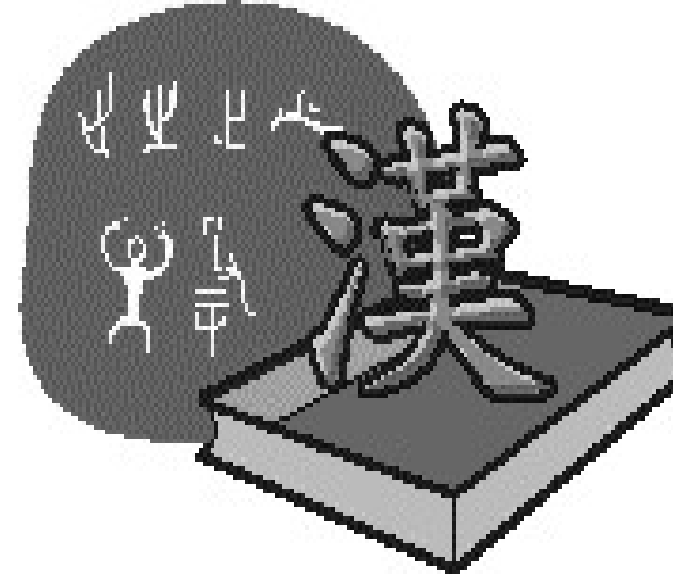
俊州：

田岡良e講法有sió-khóa臭尿phóa味。M-koh tī「純」語言學iah社會語言學之外，chiah-e問題e kháp-tiòh語言(方言)定義e政治標準。

(1) 台語kap福建話(南洋華人e用詞)有深lòh e歷史關係kap「語言學」關係。是講「chit-lò話」ù福建thòa出來以後，全世界除去台灣，好親像無kah一個所在有kā「chit-lò話」改hit-tá(殖民地、僑居地)e地號名來稱呼e。我想，che kap台語ti台灣e準共通語地位，以及在來e政治條件(譬如日本殖民統治有關係)。

(2) 台灣e語文史頂面，反方一直想beh破害，反對(無beh承認)台語e準共通語地位。M-koh chit-pêng e想法是，台語文運動者m-nā tiòh維護，健全發展島內chit-e在來e地位(同時觀顧其他台灣語言e生存發展)，台語文運動e未來是：台語tī全球e脈絡kap福建話競爭「標準語」稱呼e可能性。

Chiah-e問題想kah來，lóng kap台灣文學正名e邏輯、台灣獨立e邏輯(lóng是政治邏輯)有tī tāi。咱beh討論語際關係iah方言kap方言之間e關係，e-sái先檢討松永正義《台語運動備忘錄》e觀點，chiah來思考咱e策略。



M-koh 這個規則有一個例外，tòh是台灣。Che kám是因爲台灣e河洛人無koh認同in是唐人、無koh teh chhap祖籍e t'ai-chi？Àh是因爲台灣e河洛人 kā 台灣當做是唐人國e一部分，kā in e祖籍地徙來kàu chia？Ù咱逐逐聽著e「全省」、「本省人外省人」chiah'e話，咱知影目前是第二e解說kha實在。

對chhui-sak河洛話來講，chit款心理m是阻礙，m-koh無幫幫。對chhui-sak台灣e獨立來講，che是毒。國民黨batkā咱thâu，m-koh che毒m niá是in chah來e，in mā m是頭一班e。

我koh補充一點。Kài少koh有一個所在e人是teh用地號名來稱呼「咱人話」，he tòh sī唐山香港東邊百外公里海豐、汕尾hia，in所講e「海豐話」、「汕尾話」tòh sī河洛話。M-koh in koh有kā「咱人話」號做「hák-láu話」(學佬話)。

汕尾海豐 hit tah e河洛話m是所謂e潮州話，in e公嫗是17世紀左右開始ù漳州徙去kàu hia e，hit chūn定著有人teh躊躇，是beh去廣東kha好？Àh是過烏水溝去台灣k h a h好？雖然in e話已經加減有「潮州化」，m-koh我去hia e時，感覺kap in講河洛話比kap泉州人講河洛話koh kah輕鬆一寡。

Koh有，in lóng bē kā你改講華語。泉州人、廈門人lóng有 hit e習慣。Hia山nih有人teh講客話。

(待續)

台語文專刊

蕃薯園 (296)

請踴躍投稿 e-mail: chuniok@omaj.com